

菊



著晨清陳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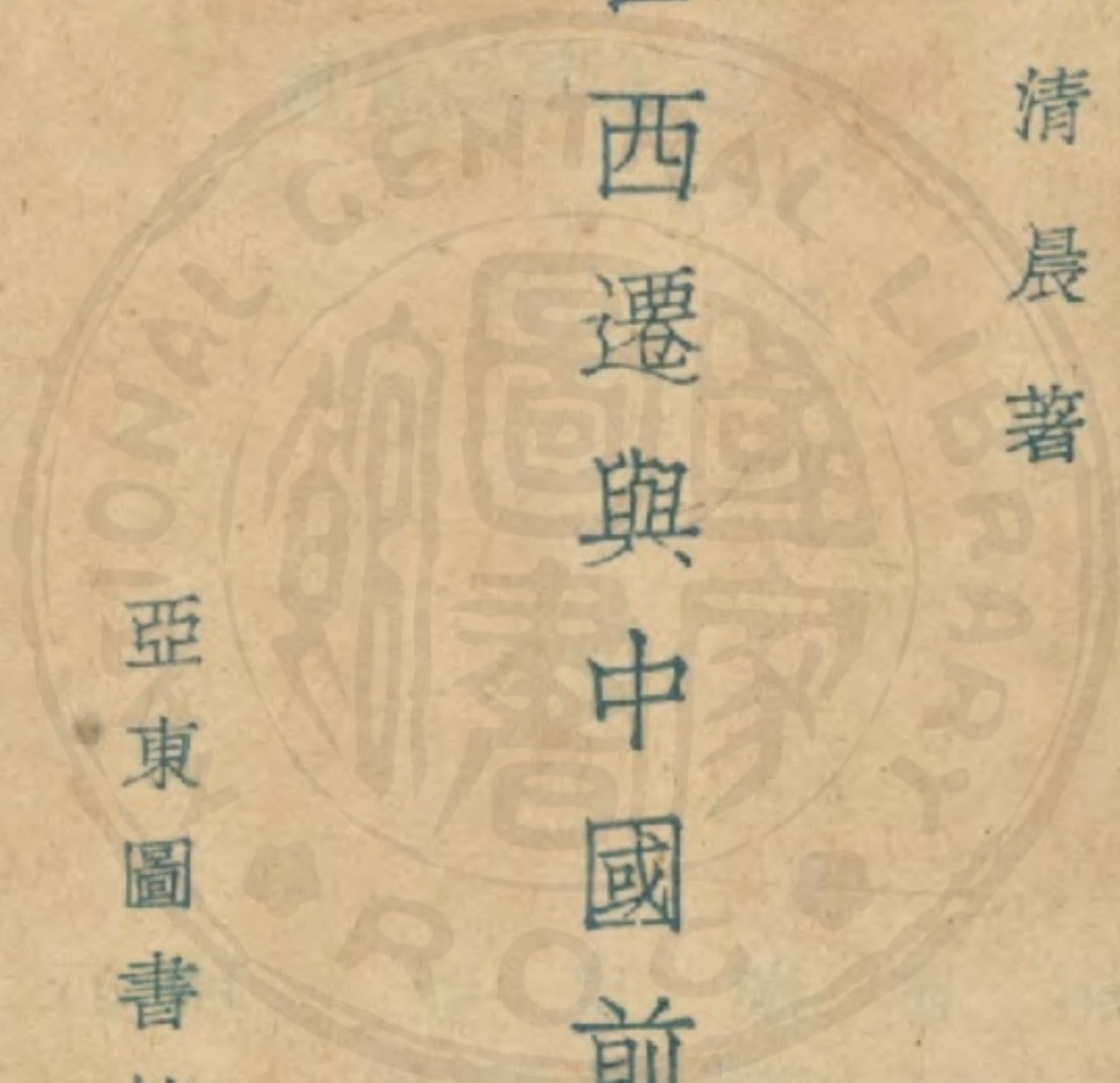




陳清晨著

人口西遷與中國前途

亞東圖書館印行





有 所 權 版

途 前 國 中 與 遷 西 口 人

改 訂 實 價 三 角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號 六 弄 五 七 四 路 椰 洽 虞 海 上

理 代 社 書 益 求 部 市 門

號 五 七 三 路 馬 四 海 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版 出 月 五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 前言

抗戰以來，我國在敵人砲火的燬滅下發生了許多有歷史意義的變化。人口西遷卽是這種變化之一端，牠無疑地要影響到現在的西南社會，和將來的中國歷史。在目前抗戰期間與西南建設開始時，把這個問題提出以引起國人的注意，不至於是無意義的事吧？

歷史作者的任務，在於整理史料，分析考察而記述之，以供後來者之借鏡，故其整理記述，都在事變結束之後。政治工作者的任務，在於領導而干涉事變，使抵於最善最快的成功，故每於事變發生之前或事變初起時，預告或分析此事變，並證之史例，預測其趨向，而定出指導應付的方針。本書作

國家圖書館



004283466



者既非歷史學者，亦非現任政務人員，其所以於人口西遷潮流還繼續之時，而卽記述見聞，引證史例，預作推測而成此小書者，蓋欲以幫助留心於抗戰將來者之認識云爾。至於論斷錯誤或疏漏之處，淺識如我，自所不免。

一九三九年五月，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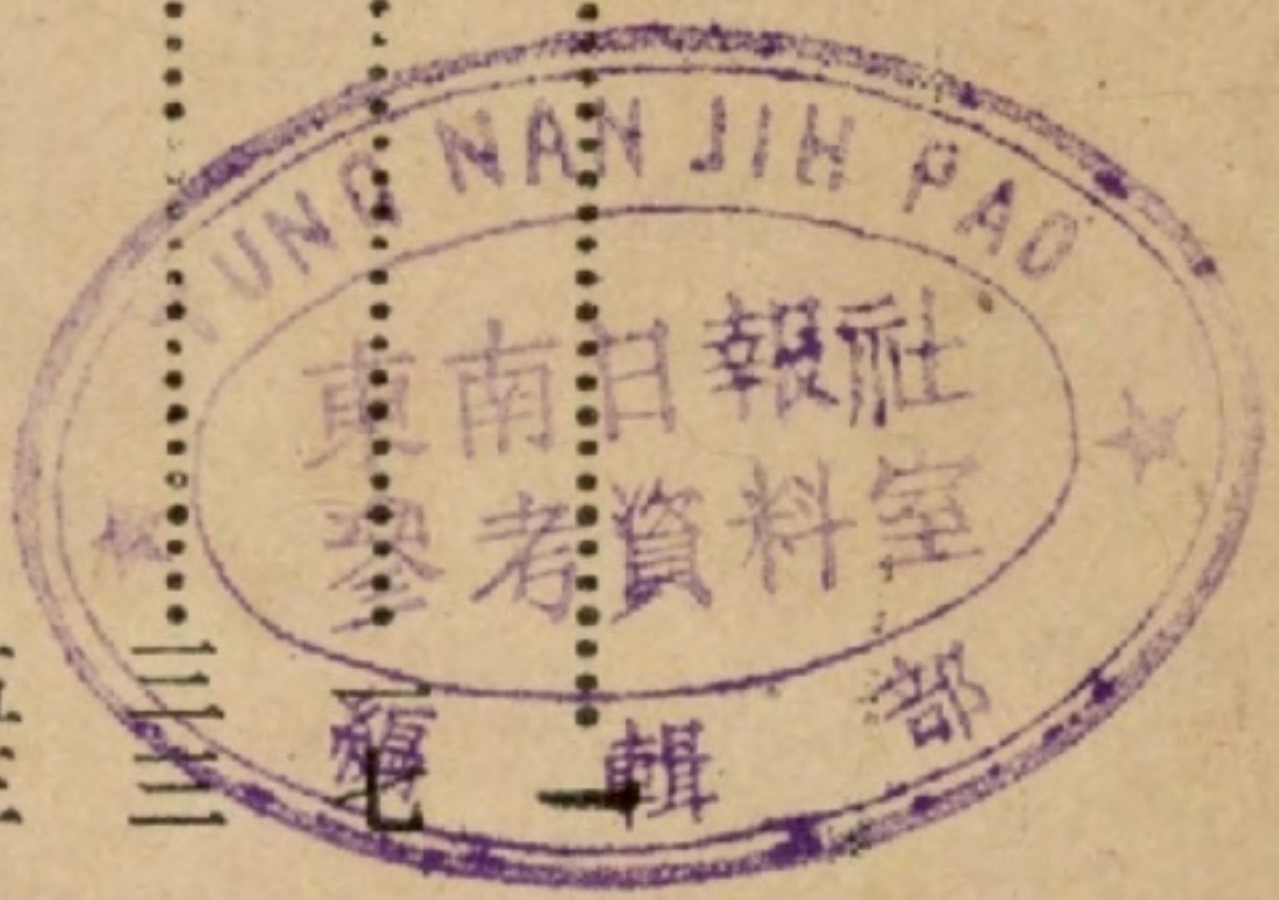


5735  
25

# 目次

一	流徙之潮	.....	七五
二	「好大的變化」	.....	三五
三	西南民族問題	.....	三五
四	歷史往事	.....	三五
五	預言者說	.....	七五

1









## 一 流徙之潮

在廣州武漢失陷以前，從東南到西南去有水旱兩路可通。而這兩種路上都湧着人口遷徙的浪潮。

水路當然是溯長江而上，經宜昌，過秭歸，進三峽。但未到宜昌，你就會聽見人說：『宜昌不好過呀！那裏有兩萬多人在等船上四川！』

你帶着煩悶與懷疑的心情前進。『兩萬多人』！太誇張了吧？可是到了宜昌一看，這數目雖然有點誇張，也差不很多。滿街滿處都是外路口音的『下江人』。沿江一帶的大街小巷中，旅館和小店真不算少，然而都給客人佔滿了。食物貴得討人厭；土產的小小青白菜要一毛一斤，淡黃色的不受人



歡迎的柿子要八分一個，雞蛋一毛只能買到兩隻。本地的人會告訴你，這價錢都是抗戰以後大量與不斷的旅客們刺激起來的。在上海南京失陷後，下游的難民蜂擁而來，繼續不絕，運輸工具，供不應求，於是宜昌全市都為這般難民所塞滿。後來來者較稀，漸漸感到鬆動了。到了馬當失守以後，難民來者又恢復以前汹涌的狀態。他們住在這裏，誰都只有一條路可走，即購船票入川；因而民生輪船公司的辦事處成了最受人光顧的地方。每日自早到晚，從辦公時間之前到辦公時間之後，幾間房子裏都滿是中流以上的旅客，在看着辦事員的顏色，包圍着他們的辦事桌，說好話。然而如果你沒有有力機關的介紹信或證明書，好話說盡也是買不到一張票的，因為他們的『船隻不夠分配，沒法子想，對不起；而且這裏還有一萬多難民待運入川哩！』——這裏所謂難民是貧苦的災民，非住得起旅館的先生女士們。船票既三天五天買



不到，又每天看見一船一船的旅客從下游擁擠到來。你焦急着，煩悶着，但怎樣辦呢？巫峽無法飛越，而來路又是回去不得的呵！於是在武漢或重慶有親友可托的人，都拍電報或寫快信請想法去了，單身漢子有許多都屈身作了『黃魚』——勾通船上的職員或茶房，讓當作私客帶走——如果你既無遠道的親友可托，而又人口衆多，或不願屈身，或無門屈身，那你就只好等在宜昌，一個月，兩個月。

這是水路上的一般情形。假如你不走水路，而走陸路，那末，在目前，你可以由以下四條路達到西南中心的四川：（1）由常德乘汽車，到貴陽，轉四川；（2）由衡陽乘湘桂鐵路到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車，經柳州，到貴陽，轉四川；（3）由龍州或北海或廣州灣，總之經廣西南部乘汽車，到貴陽，轉四川；（4）由昆明到貴陽，轉四川。但無論走那條路，你在沿路都



可以看見，在向貴陽開的汽車裏都滿裝滿載了客人；在大大小小的宿站上，一到下午四五點鐘，各家旅館都被汽車上的旅客所佔滿，車到得稍晚的人，常常是走徧十家八家，找不到一片安身之所。在常德，在柳州，在昆明，你如果要買一張到貴陽去的汽車票，那你得久等，有時候要等兩三個月；在貴陽你如果要買一張到重慶或昆明去的票，或在重慶你要買一張南到貴陽或北去成都的票，那你也得預先向賣票機關預定，預定幾星期或一兩個月以後的票。因為向川雲貴去的人總是擁擠不堪的呀！尤其是在武漢失陷，長沙被焚，而湘西各地迭遭敵機轟炸之後，向西南去的旅客更爲擁擠。而且就是這些大量的不斷的過往旅客們，繁華了西南公路沿線各站的商業。從重慶向南去的難民，不是到貴陽，就是經貴陽轉昆明，所以渝筑段的車票很難買到。可是你如果要在貴陽買一張到廣西各處去的車票，那可以隨時買到，毫不等



待。因爲北去西去的人多，南去的人只有寥寥的公務員一類人，而無難民，所以從貴陽開回柳州的客車，都是客人稀少的半空車。

無論走水路或走陸路，最後你達到了西南都會的重慶，或山省中心的貴陽。在這裏最引你注目的是什麼呢？是滿街滿巷都是外鄉人，是戲院，書場，茶樓，酒館中無不到處是洋服西裝的先生們與時裝燙髮的女士們。就是這些人繁華了西南的各大都會，使重慶能和上海香港競賽戰時畸形的熱鬧。也就是這些人造成了後方的紅燈與綠酒，淫聲與冶容，而使牠與前線戰士們的流血拚命成了傷心的對照！重慶有一家第一等的戲院，國泰大戲院，於某月某日爲紀念魯迅而演阿Q正傳。戲是在晚上開演，但樓上樓下的前座票則在白天便都賣完了。晚上到場而買不到票子的那一對一對，你可以在他們的臉上看見「惘惘若喪家之犬」的樣子。或許有人說：這因爲演的是阿Q正



傳呀，他劇未見得都能如此叫座吧？好的，我再舉一個例子來反駁你的話。貴陽有一家金筑大戲院，門面既不成樣子，價錢又貴到三元二元一個座，而所演的則是狸貓換太子第若干本之類。然而這家戲院的生意非常好，去的稍晚一點，好座位便被捷足者先得了，叫許多衣服時髦的外省先生們都廢然而返！

可是仔細一想，這現象是毫無足怪的。無有幾個錢的人，誰能夠從南京逃到武漢，又從武漢逃到西南呢？只那筆長途汽車費已不是工人與佃農的十年積蓄所能應付的了！『一方面 是血汗的掙扎，一方面 是淫蕩與無恥』——是誰說的這句話，表示了這個社會的真實，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裏，無論在國難時期或非國難時期。走過廣東廣西的人，都會看見廣東廣西南部各碼頭上的那些女挑夫們，她們赤着腳，戴着笠，口裏哼唱着，



一隻臂膀擺動着，兩個人抬着一兩百斤重的貨物往來上下，那情景是多麼壯健，英武，而美麗呵！把這種情景與重慶貴陽的那些製造畸形繁華的人的行動加以比較，你就會懂得真能肩得起救國重擔的到底是那種人了！

不過，必須加一句如下的說明才算公平，就是走進戲院書場的人，並不是閒然自得，放心浪蕩的人；與此相反，不少的人都是表現着鬱抑悵悶的無奈顏色的。在某個大鼓書場裏，當『姑娘們』敲着梨花片，打着扁鼓說唱時，你或許會感覺到那裏的臺上的無聊。這時候，如果你轉臉向你的周圍或身後的座位上望一望，那裏有不少的穿中山裝或西服的人，臉上有一種並不是在聽唱的表情，那表情是徬徨與苦悶之混合；有時候他們的無聊的眼光觸到了你的搜尋的眼光，他們的臉上會立刻表現一種羞赧與不安。友人告訴我：這種人都是因為無職業，生活無着落，而到這裏來解悶消遣的。在重慶



的公園裏，你也會常常碰到這樣神氣的人。

可是工人，苦力，貧農，小販之逃到西北者，亦不在少數。某日，在由沙市開往宜昌的小輪船上，有二男一女，都是三十來歲，江浙口音，共帶了一根扁担，兩個竹筐，幾捲破鋪蓋，他們的關係是哥嫂和兄弟。問是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哥哥答道：八一三戰爭前原是在上海開北作工的，戰事發生後逃到漢口，無以為生，暫在馬路上玩拳賣藝過活。現在又憑難民證，免費乘船到宜昌去，到後打算走旱路去鄂西南的施南一帶看看，聽說那邊地廣人稀，在馬路邊設鋪擺攤，或許能夠過得吧？又某日，在重慶，空襲警報已響了好久，好多人都躲避到江邊的石岩下，以為人稀少處可以避免敵機的轟炸。在那裏，有一個衣服破舊的壯年人，安徽口音，帶着一個竹筐，裏邊盛着敗絮之類，敗絮之上蹲着一個大約三歲的孩子。他說，他是蚌埠附近的農



民，母親和妻子都被日本人打死了，只剩了他和他這個小兒子，成爲難民而逃到重慶來，平日在碼頭上當小工。此外，主持發展西南工業的當局，曾把武漢的紗廠女工運到重慶了幾百人，雖然後來這些人的大部分都叫自謀職業去了。從以上這幾個例子，可見貧窮人民之向西南遷徙，是遷徙大流中的一股小流，不過他們被藏在難民收容所的蓆篷子裏，在汽車裏旅館中不容易看見他們罷了。

在重慶，有難民職業介紹所，牠的門口常常有大批的穿長穿短，男的女的，擁擠着請求登記。在貴陽，也有這樣的機關。你如果在貴陽等車等得不耐悶時，不妨到那家廣東式的茶樓上去吃茶，那裏的點心雖沒有香港廣州的茶樓中的好吃，但樣子很多，並且一種一種從你的桌前過去，形式上總是和廣州香港一樣的。你坐着的時候，常常有十二三歲的女孩或男孩，抱着一個



小箱子來請你買香煙或糖菓。他們的衣襟上挂着一張『難民某某』的布條子。原來他們都是由難民收養所之類的機關中派出來的！

在向西南去的水路和陸路上，常常看見許多穿軍服的知識分子青年，他們有的是往陸大讀書的，有的是航空學校的學生。並且你還可以常常看見許多穿普通衣服的學生青年，有的是擠在長途汽車裏，有的是擠在重慶貴陽的旅館裏，一面等候車票，一面還在讀書。這些青年大概都是到西南某些大學去讀書的，因為現在全國的最著名的幾個大學都已遷到西南去了。據調查，各地著名大學之遷到西南者，有以下各校：

中央大學

重慶

西南聯合大學（北大，清華，南開）昆明

武漢大學

樂山



浙江大學

宜山

同濟大學

昆明

中山大學

激江

金陵大學

成都

復旦大學

北碚

光華大學

成都

大夏大學

貴陽

此外，齊魯大學，東北大學，在四川；交通大學工院在雲南；西北聯合大學在陝西。每所大學都帶去了各省的學生，有的幾千，有的幾百。除過大學，專科學校之遷往西南者也有許多，總計全國九十四所專科以上學校中，遷到西南及西北者共三十四校，其中除西北聯大等二校在西北外，餘均在川



雲貴桂四省中。至於各地中學之遷去者則爲數更多。例如，在重慶，就有由天津遷去的南開附中，有由南京遷去的鍾南中學，而國立四川中學已收容了戰區失學青年達二千餘人之多。巫山是三峽以內的一個臨江小縣，那裏湖北的省立女中已經遷去了。江津是重慶西南的一個臨江縣份，但已經有宜昌某中學和安徽中學等都遷去了，而那裏的中等學校之多，據說在二十個以上。這麼多的中等學校帶到西南了多少外省青年呢？這雖然還沒有統計數字，但其數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至於小學，則單以重慶一地而論，自抗戰以來，小學數量之增多，每個小學裏學生數目之多，及外省籍的學生之多，都是很惹人注意的。

並且稍一設想就可以知道，遷徙到西南去的知識分子中，不僅只有些教師和學生，還有教師以外的中國的學者和專家。我們只要注意一下在西南報



紙及雜誌上所常看見的那些人名，就可以知道國內的各方面的專家與學者，至少有一半人已經集合在西南的一角了。例如，國立中央研究院，是包含着國內一部分專家學者的文化機關，過去牠的各科研究所分散在北平，南京和上海。而現在呢，則歷史語言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物理化學工程研究所等，或全部或一部都已經遷到重慶昆明等處了。中國是個落後國家，我們的學者與專家的數量與質量，一般說來都是很貧乏的；然而他們總是中國的知識領導者，而現在他們的至少一半已經隨着抗戰中人口西南遷徙的大流而到了西南。

更當注意的是這個遷徙潮流中並不僅僅有人，而且還有人類的生活工具與生活資料。外省的商店與銀行遷到西南的很多，而最關重要的還是工廠的遷徙。在宜昌附近的長江兩岸上，你會看見有許多待運的機件箱子，及許多



已經發了鏽的鐵桶之類，都睡在露天裏或破爛的蓆篷之下。在宜昌到重慶的長江面上，你會看見許多水手拽着一隻大帆船向上水慢慢地走，而船裏裝運的則是沉重的機器。你看了這情形，自然不免對於失地工廠之遷往西南感到憂慮，但許多機器就是在這樣的困難情形下已經遷去，或正在遷徙的途中。某日，在貴陽，有四輛大汽車載着機器從湘西開來，要開上重慶去。這是漢口附近某個政府工廠的機器，於武漢陷落以前即離開了那裏的。押送人訴苦說，離開武漢前，因為入川輪船找不到，而武漢形勢又很危急，所以廠中當局決定先把機器運到常德桃源一帶，然後再想辦法運送入川。可是第一步運送還未完畢時，而武漢已告失陷了，而常德桃源每天都遭敵機的殘酷轟炸，於是不得已又趕緊遷避。先僱木船沿沅江向上搬運了一部分；因為是政府設立的工廠的機器，故後來比較容易地找到了這四輛大汽車，運出了一部分。



路上翻山爬嶺，機器重，車子常常『拋錨』，苦不堪言，假如不是公家的財產，早已無力運到這裏了！然而這運來的還只是廠中機件的一部分，並且其中零星小件，沿途已有不少的遺失；至於其他的部分，現在運向那裏去了，他毫不知道。他又慨歎於將來各部機件很難運齊，遺失的零件在西南也很難配置，因而他懷疑於他所押運的這部分機器將來是否還有用處！以上的這兩種機器運輸的情形，你看了和聽了自然要感到很不愉快。工廠遷入西南竟是這樣地艱難耗費！可是無論如何，一部分工廠已經隨着人口遷徙的浪潮而遷向西南了，這事實對西南的將來是很有意思的。據說，到去年十一月爲止，遷到西南的工廠，大小已有二百餘家，運去的機器已在十萬噸以上。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已把我國沿海的舊有經濟狀況破壞了，并把各失陷地方的人民，尤其是中產以上的人，大批大批地趕上了西南。這些人大



都是中國社會的優秀分子，而且遷徙時還攜帶了一小部分的生活工具與生活資料。這些人的遷徙，對於失陷區域說，當然是種損失，但對於西南說，能沒有好的影響嗎？這應該是不會的。



## 二 「好大的變化」

人類社會有趨向發展的本性；假如沒有客觀自然力的阻礙，或主觀人力的破壞，則牠像水之就下一樣，總是會向着發展方向前進的。在牠遇到天災或人禍時，從直接遭受打擊的一方面看，牠是受到創傷了，但從別一方面看，如果這打擊是牠能忍受得住的，則牠會藉這災禍的逼迫而順勢走上另外發展的道路；甚而牠在這新的道路上還會創造出驚人的平時難能的成績，而就其總的結果說，比起牠老走着舊道路，更有助於牠的發展。這種情形，在任何民族的歷史上大概是都可以找到例子的。

我們民族現在受着空前的災難，受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迫害與屠



殺。但是我們民族的生活力是否就會被這種迫害屠殺所擊碎呢？就我們在歷史上所表現的智力看來，就我們國土之廣大與富饒，及人口之衆多與民族意識之高漲看來，最後，就目前國際形勢之不容許敵人吞併我國及敵人持久力之脆弱看來，則我們敢說，我們是絕對忍受得了目前的這場災難的。並且抗戰中沿海沿江人口之向西南遷徙的潮流，已給我們指示了未來中國歷史的特別曙光了。因爲這潮流已經改變了抗戰以前的西南狀況，而且今後還有可能大大改變牠。

凡在抗戰發生後到西南去過的人，都會知道西南的現狀已不同於戰前了。最明顯的不同點是外省人口之增多。我們且不說全國政治中心的重慶，或川流交織的成都，及山省都會的貴陽與昆明，因爲像這些交通便利，物質設備比較完美的都市，當然是難民集中的地方。只就某些小地方說，如嘉陵



江岸上的合川縣或長江上游的江津縣及樂山縣等處，這一類的地方也早已被下江人所擠滿了。雖然你願意遵守當地的老規矩，租房子先付半年房租，但是你很不容易找到空房子。四川耗子多，閒人多，茶館多；但你無論走進這些縣城內的那條街上的那家茶館，都可以看見牆上貼的『同業公議，茶價增加』的通告，上邊寫的漲價理由是：抗戰以來，房價大漲，茶葉大漲，百物價錢都漲了。而這種漲是由人口增加，需要增加刺激起來的。據說，戰爭發生以前，重慶的人口只有三十多萬，但在二十七年十月以前，當地警察廳曾公布兩次人口統計數字，一次說是四十多萬，以後不久的一次又說是近七十萬。雖然後來經人指出以後，該廳的統計處並沒有聲明那個數字是對的——大概是因為兩個都不對吧！——但重慶人口的大量增加，則是有目共觀的事實，因為那裏無論陰晴，大街小巷都滿是外省人。戰前，貴陽的住戶人口是



十一萬五千多，二十七年十一月當地公安局公布統計，全市人口爲十三萬一千多。這是說貴陽人口已大大增加了。某些縣份的外省難民，常常大多是同鄉，這是因爲原籍相同的人，因親戚鄉友的吸引，容易遷居在一處。這種吸引關係，又容易使許多難民遷居於生活便利的縣份。

由人口增加所刺激起來的地方現象，最顯著的是繁華。一個久居重慶的朋友告訴我說，民國二十四年以前，重慶還是『原始的社會』，從上海來到的人好像外國人到了中國似的。電燈等等什麼都沒有。二十四年上半年，軍事最高領袖爲剿共而初次要來時，當局才連日連夜趕修了一條馬路，這是重慶的第一條馬路，而現在則馬路已經這樣多了。那時東西便宜得很，例如橘柑吧，兩毛錢可以買到頂好的一大堆。而現在，則什麼東西都貴了，電燈，公共汽車，各種戲院，各種各樣的時髦東西和時髦人物都有了，而且，你



看，都郵街的一段，不是很有點上海南京路的派頭嗎？其實，不僅都郵街；武庫街的書店比列的情形，是會叫人回想到上海的所謂文化街四馬路的。其次，像混江沱江交流處的成都，也比從前繁華了許多倍了。從前，成都也是個中古時代的社會，但抗戰以後的現在，則光亮平闊的馬路上，排列着各種輝煌的商店，終日車馬喧騰，行人如織。春熙路，是繁華的中心，在那裏，新式的流線型汽車不斷地飛爬着，無線電機放送着各種的可厭的靡靡之音，摩登女子挾着皮包和西服男子，往來不絕。國難以來，西南各都市最明顯的現象，是時髦男女陡然增多了。說到貴陽，這本是一個落後的省會，城周之大小，經濟的情形，即在抗戰年餘的現在，或許還趕不上富庶省份中的某些縣份。一個在貴陽居家的友人說，抗戰以前，貴陽大街上一過黃昏就沒有了行人。可是現在則從黃昏到天亮，你都會聽到大街上的汽車喇叭聲，夜十一



時，大街上還是有很多的行人。幾年前，貴陽根本無有專寓客商的旅館，有的幾家旅館都是偏於作貨物的堆棧的，宿費連飯費一起只有幾毛錢一天。現在則四條大街上到處都是專門住客的旅館了，什麼小巴黎，大江南，名子多麼時髦，而單是房價也就貴得怕人了。而且爲叫旅客們有吃可口飯的地方，於是什麼揚子飯店，上海飯店，及廣東式的茶樓之類也都應有盡有了。很稀少的幾盞電燈，昏黃得和煤洋燈一樣，使不注意的人會認爲貴陽根本還沒有電燈，還不如四川的某些縣份，但這在這個落後地方總算是已開了用電代油的紀元了。大街上雖然還是點着幾盞煤油燈，挂在離街心老遠的地方作爲街燈，但街兩邊的生意興盛的商店裏，已用煤汽燈的白光來吸引外來的顧客了。總之，貴陽已脫離牠那半野蠻的落後形態，而已爬上近代城市形態的邊緣了。西南的繁華情形，不僅在這幾個都會中表現出來，而在沿交通線的



各地方，無不表現出來。

最當注意的，是人口遷徙的潮流已推動了西南經濟的進步。就商業方面說，據說由外省遷去的大商店已有幾百家之多。并且在萬縣，在重慶，在沿交通線的四川各縣中，都有外省人新設的小商店及新設的洋貨攤，這都是逃難的中產之家，怕手裏的幾個錢坐吃山空之後無法存在，故做小生意以圖長久維持生活的。這些人都存暫時避亂之心，打算於戰事平定後仍東歸故土；但他們在生活壓迫底下來設置的這種衣食基礎，却是他們將來不得不變成當地土著的第一步。再就工業方面說，因機器運輸過分困難，故失陷區域工廠之遷入西南者不多，但據政府當局的報告，東南的鋼鐵工廠大半都已遷去了，并且遷徙工廠中之受政府補助者即達三百四十一家（經濟部長翁文灝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報告）。就遷入四川的紗廠說，有裕華，豫豐，大成，



慶新四家。統計遷入四川的機器，達十萬噸。規模比較宏大的工廠，如四紗廠，現因廠房，機器修理與裝配，生產原料等問題，大都還未開工，但因了人口增多及消費者趨向現代化諸原因，各種小工廠（織襪，織毛巾，肥皂，電器用品，無線電收音機等）却已紛紛開始生產，或已紛紛開設起來了。這樣的活動，使本來沒有一點現代化工業的西南，有了新工業的萌芽，使西南的原始農業與手工業的經濟生活，有了改變的趨勢。今後，大規模的工業發展，有待於交通工具之相當完備，主要是鐵路之修築，並有待於大量機器之輸入及技術人才之養成，然就目前情形看來，西南經濟的前途，是相當遠大的。

其次，人口遷徙的潮流已影響到了西南社會風俗之改變。在西南雖然苗人傣人等有『跳月』『拋綵球』以選擇婚配的美俗，但在漢人社會中，男女



的界限仍與中原各省類似其嚴格。例如，在節孝牌坊林立的某些縣份中，地方人民對於男女并肩路行向來是側目而視的。二十餘年來，交通便利省份在爭取自由的運動中所獲得的那點點兩性關係的解放，在這裏只在一小部分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其影響。但現在，遷徙的潮流却以閃電一般的速度把這種封建性的社會習慣打破了一部分了。在臨公路或臨水道的地方，都住的有外省遷來的青年人，這些人仍舊是常常夫婦聯臂而遊街，異性朋友并肩而行路，叫初看時覺得不順眼的人，後來都不得不看慣了。如果當地的知識分子青年們，過去僅是在傳說裏或小說裏聽到了男女這樣自由的新聞，那末現在他們已親眼看見，而且不久的將來也可以膽大地摹倣了。在旅店裏，在汽車上，在船上，那怕是百人共處，千目所視的地方，青年夫妻的旅客，仍然是那樣坦然地并頭而臥，或是你依偎着我我依偎着你，或是你一口我一口地互



遞着一個熱水瓶蓋在共同喝水。你看見這樣子覺得惱恨或是忌妒嗎？可是他們那種坦然的神情，是會叫你的惱怒變成羨賞的。你看不慣嗎？再看看你就會覺得這并無什麼了。四川的某縣，向來是很少男子澡塘的；一天，一個茶館旁邊的新設澡塘裏，堂倌打起了門簾，送出來了一位夾着皮包的青年女士，她頭髮潤潤地，臉色油油地，是剛洗過澡的樣子，并且昂然地踏上大街走了。你看見這情形，不免手把着茶碗蓋兒吃一驚。『好大的變化！』原來，像這樣一向連男子澡塘還不通行的小地方，現在却居然已有女子澡塘了！這情形是告訴你，人口向西南遷徙的潮流，已把西南社會的觀念，一下推進了幾十年。

大學中學的教師，都是中國的優秀分子；專家與學者，或者可說是中國社會的寶貝。但現在，這些人都大半遷到西南去了，不僅是遷到西南的大都



會，而且有的是遷入偏僻的小縣；不僅是這些人自己遷去了，而且還遷去了幾萬幾十萬的各省青年，而且還遷去了許多研究學問的工具，書籍與儀器等。這對於西南沒有影響嗎？決不會的！所可想象得到的影響是：遷去的人有了機會得以充分明瞭西南各方面的特殊情形，而增加他們對於這個今後抗戰根據地的認識，即增加他對於抗戰前途的認識；另一方面，當地的青年有了更多的更便利的吸收文化的機遇，使西南各省的有為青年更容易更加多成爲中國將來的人才。至於遷去的人之能幫助西南經濟的開發，則更是一種特殊的影響。

遷到西南去的那些苦力，工人，農民，小販，怎樣呢？這些人對於西南社會的影響與知識份子的影響不同，然而却更切實，更深刻。因爲，假如知識份子所容易影響的對象是知識份子青年，而這些下層民衆所影響的對象則



是當地的下層民衆；假如知識份子所容易獲得的是思想方面的影響，則這些民衆所獲得的是實際生活方面的影響。下邊的一件事實，可以指示出這一點的不同來。武漢失陷之前，有八九十口難民從漢口向西南方面疏散，其中有男，有女，有河南人，有江西人，有安徽人，有湖北人，職業有農、工、小販之分。他們乘免費船先到常德，再到沅陵，走到水路不通的時候則全體步行，最後都到了貴陽。沿途生活，由公家每天發錢四角維持；但到貴陽之後，公家說明不再輸送了，并每人發給了三元，使各自謀生。於是這幾十個難民就在這異鄉分頭尋找起職業來。有幾個做了小生意，大部分做了修路等的小工，一部分做了泥水匠，參加城外東山麓的那些新住宅區的房屋建造。凡到過貴州的人都知道，鴉片煙富了幾個地主，而却害了全體的勞動者，他們無煙癮的只占少數，因而骯髒與懶怠，軟弱與遲緩，成了大部分貴州勞動



者的特點。但現在這些本地勞動者却受到了外來的這幾十個小工的威迫，因為這些外來者都身體壯健，精力飽滿，工作勤敏，故效率較大，例如，當外來者與當地小工一處工作時，前者已於早晨起身後工作了兩點鐘，而後者方才於起身後吸夠了鴉片煙來開始工作；假如前者的一鎊落地有十斤重，則後者的至多不能過五斤。這樣比較之下，僱主們當然要幫助天然淘汰規律的運行了，他們厭棄本地的勞動者，而歡迎外來的勞動者，甯肯出大工錢僱用外省的人，而不願節省工錢僱用本地的人；就是在吃飯的待遇上，僱主們也是偏袒的，他們拿較好的菜飯給外省小工吃，而本地小工只得吃較壞的菜飯。這件事實，雖然是個小小的例子，然由此已可看出，外來勞動者對於西南的下層民衆生活會起什麼影響了。至少他們會使當地的過分墮落的習慣，加速走上沒落的道路。況且到西南去的勞動者的數目又是相當大的；單就貴陽一



地說，近來那裏的外省貧苦難民還在不斷增加，以至於使貴州省政府當局已預備設立簡易手工業工廠若干所，以作賑濟，而增生產。再則，這些勞動者入西南以後，地方當局多不讓他們在大都會裏久留，而儘先疏散到各縣去安置；例如，宜昌的難民賑濟疏運委員會在過去曾經幾百幾百地不斷輸送難民到四川，到四川後，他們很少停留在萬縣重慶市內的。這樣的大量外省勞動者之遷入及其在各縣民間的分布，當然要深刻地影響到西南的下層社會的實際生活，這是可想而知的。

總而言之，就上述各方面的事實看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雖然已使我們民族的經常發展受到了打擊——工業農業遭受破壞，財產受到燬滅，人民遭受殘殺——然而被這種打擊所逼迫出來的人口西南大遷徙，却已顯然改變了西南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而且還在繼續改變，並且將來在時間比



較長久，交通更加便利，物質與技術條件都比較具備以後，還有大大改變的可能。過去，中國的文化是從北向南發展，這發展擴大了中國人生活的內容與力量。目前這一次的人口遷徙，大體上可說是中國的文化從東向西發展，而這遷徙已經部分地改變了西南的落後狀態了。所以從這改變中，我們更看出了我們民族發展的光明前途的曙光，雖然這前途還待我們用艱苦的努力去達到。







### 三 西南民族問題

出貴陽大南門，有一條河，水淺而清，從西蜿蜒往東流，叫作南明河。河岸上鄰城牆的一邊，是一條沙土馬路，路邊臨河的狹窄的空地上，排列着幾家小商店，花生攤。每天中午前後，這片路邊上常是人聲噪雜地在買賣東西，像個集市一樣，許多苗子都擔着攜着柴炭野菜之類在兜賣。

沿馬路東走幾十步，有一條小石橋橫跨在南明河上，叫作浮玉橋。橋中間面河建築有一座樓，額上題作甲秀樓。樓的上下，用朱紅色的油漆塗得全新，木格子的樓窗盡用土產的素白色麻紙糊張，很是樸雅有趣。登樓西眺，遠山皇忽，水清沙白，雖在深秋，而河岸柳枝，不減斌媚。真是貴陽的勝



景。樓前臨河一面，有一個砌石欄杆的平臺，臺中心處樹立着一根鐵柱，樣式粗拙，怪難看的，是什麼東西呢？走近一看，是清鄂爾泰張廣泗等的剿平『苗夷』紀功柱！旁有石碑說明：鄂張怎樣平定了丹江八寨一帶的苗亂，闢地若干里，斬殺俘擄若干人，燬平苗寨若干千，并盡收其兵器鐵銃刀矛之類而改鑄此柱，云云。

看了這種東西，禁不住要黯然傷神！是覺得這鐵柱污辱了清秀遠淡的山水呢？還是對岸上那些忠誠的苗人抱歉呢？則說不出。我們都是家室被毀，生產被奪，而才逃到這個山國來的；把我們現在所身受的與苗人所曾身受的情形聯想一下，無論如何，我們是會發生特殊感慨的吧？

由這一點，也可看到目前人口大遷徙後，西南民族問題的嚴重性了。



西南，尤其是其中的西康，雲南，貴州，廣西四省，是中國民族最複雜的區域。交錯而居的民族，大小不下數十種，知識程度，生活習慣，又相去甚遠。這些民族，除漢族外，大多都是當地的土著，幾千年前曾在這一部分地方繁殖而強盛過。自漢族以統治者的姿勢移殖到這一帶以後，那裏便常常發生漢族蠶食弱小民族的土地的事情，貪官惡吏更利用這些民族的愚昧易欺而肆行各方面的壓迫剝削。於是這些弱小民族大都被迫而退向山高林深的僻區，生活資料日貧，人口亦日益減少，而地勢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的區域，則全爲漢族所佔據。而且直到現在，這種趨勢尙在有加無已地發展中。弱小民族，在不能忍受統治民族的壓迫時，常常乘機而起反抗運動，漢族的統治者對付這種反抗的手段則是武力剿殺。幾千年來西南一帶的民族戰爭，幾乎完全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四省之中的弱小民族人口雖尙無嚴格的統



計，但總佔四省全體人口的半數吧？（據夷族的高玉柱女士說，在西南各邊區的夷苗諸族人口，共約二千餘萬。此數果確，則是占四省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了。四省的總人口合計約只三千三百萬。）這樣衆多的人口，在西南的將來發展上當然有很大的作用；因而最近外省人口大量遷去以後，對於西南民族問題將起什麼作用，并應如何解決這一嚴重問題以便利西南中國的發展，都是必須注意的。下面略述四省的民族情形。

四省之中，最大而最引人注意的弱小民族是苗族。讀過中國上古史的人都知道，苗族大約是中國原來的土著民族。後來受漢民族的壓迫而退到洞庭一帶的山間，最後又退到貴州的苗嶺山脈一帶，苗嶺就是因苗人居住而得名的。現在貴州省中的苗人多至二百餘種，青苗，花苗，仲家等等，風俗習慣，各有差別。例如：有以六月爲歲首者，如花苗是；有以十一月爲歲首



者，如天家苗與紫薑苗是；有以十二月爲歲首者，如儂家苗是。這個民族大部分住在貴州，小部分散布於隣近貴州的雲桂湘的邊境各縣。全族人口共有多少，尙未有統計，但在貴州六十餘縣中都有苗人居住，并且有些縣份中十分之七八的人口都是苗人。而全省共只有八十一縣。這可見苗人佔貴州省人口的比例有多大了。

對於貴州的苗族，近千年來的歷代統治者都有武力剿殺之盛舉，原因大都起於漢人侵佔苗人地土而苗人反抗。而剿殺最甚的爲清代。雍正初年（西元一七二六年前後），雲貴總督鄂爾泰倡所謂『改土歸流』之制，即把舊有的土司制取消，而代之以清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吏，以便加強對於苗人的政治統治。此種新制實行以後，貴州苗人居住的中心區域，即現在貴州東南部一帶的山區，都有了新設的官吏，施行直接統治，原歸苗人佔有的比較肥沃的



地域，漸有漢人進去移殖，苗人更被逼而退到深山窮谷之中。於是鄂爾泰得以『開闢苗疆約三千里』，其面積佔貴州全省幅員的二分之一，功勞可謂很大了！約後十年（乾隆初年，即一七三六年前後），苗人大舉反抗，清朝命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用數省兵力進攻。攻剿結果，據他報告說，共燬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殺苗民一萬七千餘名，俘擄二萬五千餘名；獲銃四萬六千五百餘具，及刀矛弓甲不計其數。從此，鄂張的功勞便比鐵柱還永久地紀念在甲秀樓下了！這次勝利之後，漢人對於苗田之侵佔加緊進行，苗人雖不斷發生零星反抗，然無大效果。據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貴州官吏的調查，全省中漢人侵入苗寨謀生或侵佔苗人田土者的數字如下：

（1）各屬買當苗人田土的客民，共六一四三七戶；



(2) 各屬佃種苗人田土的客民，共一三一九〇戶；

(3) 各屬苗寨中以貿易手藝傭工爲業的三項客民，共二〇四四四戶；

(4) 各屬中居住城市鄉場及隔屬而買當苗民田土的客民，共一九七三戶；

(5) 各屬中居住城市鄉場而買當苗民全莊的客民及佃戶，共四四五五戶。

這樣地侵蝕苗人土地的現象，真是驚人。在松桃永綏各地，漢人竟蠶食苗人田土幾盡！清廷爲了減少苗人的反抗，曾屢次嚴禁漢人『私入苗寨，勾引滋擾』。然田土易主之事，仍暗地進行。到後來，終於逼成了咸豐同治間（一八五四——一八七三）的二十年長期的貴州民族戰爭。這場戰爭在長期不斷地燒掠戮殺之後，還是不能結束，後經李鴻章督數省兵力幾十萬人，作有計



劃地進攻，才剿平了『苗亂』。結果，苗人存者僅亂前十分之三，而所謂客民者亦已大量逃去。易佩紳的去黔雜感詩云：『……流官肆侵漁，客戶紛奪攘，欺之爲犬豕，逼之爲虎狼。一朝爲反噬，官走客戶亡……』寫出了當時貴州的民族戰爭原委。亂平時，全省人口也只剩戰前的十分之一，可見客戶逃亡之多了。戰爭以後，統治者的第一件工作即是在苗民區域中選擇要衝，屯軍以防苗亂，於是江西兩湖軍人之落戶貴州者甚多，苗人仍處在剝削壓迫之下。

現在遊貴州的人，幾乎到處可以遇見苗族的男女。他們全體居住在深山僻野裏，誠實而辛苦地勞動在城市統治者之下，而城市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則全在漢人之手。現在由於漢人權力的強大鞏固與周密深入，苗人要想再發動咸同年間的那樣大反抗，是不容易的了，但反抗意識仍是存在着的；例



如，據說日前對於貴州當局的抽壯丁，許多地方的苗人就拒不受抽。

雲南的弱小民族，大概說來，除苗族而外，可以夷族包括之。夷族人分幾百種，居住的中心區域爲騰越一帶，其中許多種已同化於漢族，現在只怒江與瀾滄江沿岸及滇邊的野人山一帶還住着許多未同化的生蠻。這個民族，在漢族勢力未伸入雲南以前，是雲南的土著，並有其興盛的歷史，如漢代之哀牢，勐町，昆明，姑服諸夷，兩晉南北朝時代之東爨蠻，唐代之南詔，宋代之三十七部蠻，都是夷人建立了獨立政治的興盛時代。現在這種民族的文化雖遠不如漢族，但雲南全省的人口中，夷人實居多數。

漢族的統治者幾千年來對於西南夷人的態度，與其對付貴州苗人的態度是一樣的。平時加以武力侵略與和平侵蝕，遇到反抗時則用武力剿殺。第一個對雲南夷人用兵的，據史書所載，爲戰國時的楚將莊躄。楚襄王命躄率領



軍隊經略巴蜀黔中以西各地，後因亂，道阻不得歸，躑躅以其衆王滇，於是所帶去的荆楚的兵士，都成了雲南的土著。茲後，幾乎每個朝代都對雲南的夷族用過兵，但以唐代的次數爲最多，時間亦爲最久。唐代常常派遣幾十萬兵入滇，後來這些兵士又大多變成了土著。明初，傅友德，沐英，藍玉等率三十萬大兵征雲南。後來王驥等等又用兵數十次，殺戮夷人無算，才削平了諸蠻的反抗，於是明朝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的兵防守雲南，這些兵士後來即接取妻孥去移殖，成了土著及夷人的統治者。夷人多退往邊遠的深山中，以讓避這些戰勝的統治者，於是各地平坦的膏腴田土就皆爲官兵漢人所佔有。所以在以前不久，雲南各縣的田賦，還有『軍秋』『民秋』之分，而目前雲南漢人語音之所以類似中原一帶者，也就是由於他們的祖先是由中原移去的。



現在，在雲南各民族間，漢人操統治權力的情形與貴州略同，但民族問題却較貴州爲複雜，其原因在於雲南爲邊徼省份，與英屬緬甸法屬安南接壤，而且夷族人口又跨有中緬疆土而散佈，這更有發生民族糾紛的可能。例如，野人山脈中的野人與擺夷是原無文字的，但現在已有法國某教師用拉丁字母爲創造了簡單文字，且已有不少夷人在使用。文字是任何弱小民族所當具有的，但現在夷人的文字竟由法國人領導使用，在將來，這使帝國主義者很有施行挑撥離間的機會，所以雲南的民族問題的前途，遠較廣西貴州兩省爲複雜。

再說廣西。現在的廣西在各方面都遠較雲貴爲開化，然僮徭苗侗徠羅等等諸小民族的人數，合其已同化與半同化於漢人者計之，仍占全省總人口的半數以上，故廣西諺語有『漢四蠻六』的話。僮人人口最多，約占各小民族



總人口的十分之七，全省九十八縣之中僅有十六縣無此種民族居住。人數次多的是徭人，再次爲侗人，苗人等。這些民族之繁殖於廣西一帶，均在漢族移殖之先。而徭人似又早於僮人。徭人暫時假定原是南方的土著，（中國南部開拓的情形，大概是由南而北，初時南部爲各種非漢民族所佔據，而漸次向北發展，後來與漢民族由北向南發展的勢力相抵觸，而被驅入深山。）有紅頭徭，藍靛徭，盤古徭，長髮徭，白徭，黑徭等數十種，分布於兩廣的很廣大的地域中，早時勢力甚強，人數較多。僮人有南僮北僮兩種，初時的勢力比較徭人爲小，人數亦較少。隋唐以後，漢人移殖到南方者漸多，常常派大兵去征伐此種異民族，而徭人即據潯江一帶爲根據地，與漢族的征伐者相抗，多年不下。後來漢人利用僮人爲助，經過殘酷殺戮以後，徭勢削弱，漢人的勢力因而膨脹，而同時僮人的繁殖範圍，亦因而更加擴大。於是而僮人



就與漢人爭起土地來，而又成爲漢人之敵。不過後來終究又爲漢人的剿殺手段所壓服。漢人對廣西異族的大規模戰爭，始於宋朝狄青之征伐儂族（徭之一種）的儂智高；剿平以後，取消異族的酋長制度，而派遣漢人的小吏伍卒等去作異民族的土司，由此異族政權歸了漢人的掌握。茲後，歷代對於這些異族都會用兵，但最猛烈的則是明代。明代常派遣十萬以上的兵力，由名將戚繼光韓雍俞大猷王守仁等率領，進行了幾十年的戰爭。每次戰爭中，異族人死者常常是幾萬幾萬的。事平以後，又派遣大軍長期駐屯，漢人勢力因而更加擴大，而徭僮諸族的大規模的反抗也就不能再起來了。

現在，廣西的各弱小民族，大都散布於偏僻多山的縣份。平坦而富饒的縣份，如桂平貴縣迄南，則無此種民族居住。這些小民族之住居在平原城鎮者，大都已經漢化，在溪谷近野者，大概已經半漢化，在峻山叢嶺中者，則



還保持其特殊的生活形態。現在我們行經左右兩江時，可以看見兩岸上比櫛而立的漢化的僮人之房舍；但不細考其語言，簡直難以辨別其爲僮人了。至於現在廣西異族人民之受某些漢人的經濟欺壓，則與雲貴的夷苗的受欺壓情形略同，因而民族的成見與糾紛未能免除。在一九三二年，桂林一帶及別處，曾發生過弱小民族反抗漢人的暴動。在三四年前也曾有過小的糾紛。廣西省當局爲消除漢夷民族的隔閡，曾特別爲徭民青年設立學校，在啓發知識上已收到了小小的成效。

西康人口，卽就目前新劃定的擴大的省界計之（舊川邊轄境，及新由四川劃入甯雅二屬的十三縣），亦僅三百餘萬人。然種族很複雜，有漢藏回羌氏羅羅等種。藏族成分最多，在全省人口中幾達半數。在康定一縣中，藏人佔百分之五十，漢人只有百分之四七；在甯雅二屬中，有人口二百五十萬，



漢人較多，可是羅羅族就有二十五萬人，並且這一種族的生活習慣又與漢藏兩族不同。這種情形表示了西康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加之近多年來，漢藏兩較大民族的關係又不甚融洽，民國二十年以後，西部鄰近西藏的全省約二分之一的疆土，即因大金寺案而被藏軍武力佔領，川藏兩軍戰爭達一年之久；這案件直到最近才獲得和平解決。這個案件，本起於西康的兩個喇嘛寺的鬥爭，而藏軍之所以用武力干涉者，實因為西藏方面受了帝國主義的挑撥。所以這點情形又顯示了西康民族問題的嚴重性了。就西康的交通過分阻塞及物產貧乏看來，牠很不容易吸引外省人民的自然移殖，故此大外省人口向西南的大遷徙，對於西康前途或不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西康富於銅鐵鑛及金沙，近來傳說政府當局對於這種富藏有行將開採之說，又傳政府已有向西康移民實邊之計劃；果真如此，這都可以吸引移民，其結果對於西康民族問題



的前途是不免有相當影響的。

西南各省的民族問題，在歷史上的表現，既已如此複雜與嚴重。現在，外省人口大量向西南遷徙以後，漢人的數量在那裏既然增加了，統治的力量也因而增強，再則經濟也要因需要加大的刺激及有計劃的提倡而相當開發。這樣，西南的社會生活要比較趨向於開明，而各弱小民族的生活也自然要受到影響。第一，他們現有的田土及山區，不免有漸漸被漢人侵奪之虞；第二，漢人對於他們的統治要更加嚴苛與巧妙，他們會在不知不覺中而更加變成漢族的經濟勢力與文化勢力的奴隸；第三，他們的生機將要日趨減少，結果，他們如不漢化，就得漸漸減少其人口，而走向民族滅絕。這種相聯而生的後果，大概是很難免的。



在此種更強大的外族壓力之下，各弱小民族將用什麼方法自保呢？直到現在，各弱小民族，尤其是其中未漢化的一部分，還完全過着特殊的生活，他們居住於特別區域中，保持着特有的語言、風俗與宗教，因而本身具有了一種強韌的團結力，使西南地方政府的勢力還不容易達到他們中間去。但他們會不會如過去一樣，用『反叛』來抵抗漢族的強大壓力呢？就目前西南各省的交通及一般經濟情形看來，已比較五十年以前增強多少倍了，漢族的政治統治力量也增強了多少倍，同時各弱小民族的力量則減弱了多少倍。在這樣情形下，今後只少在貴州廣西兩省中，苗僮徭各民族的小的反抗即使不能免，但已無大規模地『反叛』的可能了，即已不會有單憑本身力量而攻陷十縣二十縣而自立政府的可能。但是在雲南與西康，則反叛可能還是很有，因為那裏有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在作祟，藏族與夷族很會接受他們的挑撥、軍火



與領導，而組織強大的對抗漢族的力量。這種可能性，只要我們一注意於最近滇康兩省的民族問題的歷史，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之，在目前的廣大人口向西南遷徙時，我們應該預先注意到西南的民族問題，而求得正當的解決辦法。

我們反對民族之間的敵對殘殺；我們更反對強大的民族欺凌弱小的民族；我們主張各民族的獨立發展，但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各民族永遠保持其對立的差別。在歷史自然發展的遠的將來，各民族的差別要同化於一，這是必然的，有益的，應該歡迎的。但在未達到這個時候以前，最好的過渡辦法是各民族能在統一而互助的原則之下，各自獨立的發展。

西南各弱小民族的文化雖比較漢民族低落，但他們都具有淳樸、勤勞、勇敢的良好本質；今後漢民族與他們若能在各方面起一種良好的滲合作用，



則西南今後會成爲中國新文化的搖籃。再則，民族平等原則的實行，對於關係各民族均有利益；苗夷僮徭諸族的獨立存在與儘量發育，對於中國民族的發揚與光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這一點，可以由許多歷史發展史例來作證明。因此，我們今後對於西南各弱小民族，應該實行以下四點：

(1) 在各弱小民族人口集中地點，設立民族自主的行政機關，以經營發展各自的經濟文化事業；

(2) 由漢族扶助創立或發揚各民族的獨立語文，並設立各自語文的教育機關，以提高各民族的文化；

(3) 由漢族扶助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的發展；

(4) 嚴禁漢族的官吏商人及高利貸者壓迫侵蝕各弱小民族的財產。



本章主要參考書文：

- (1) 貴州通志
- (2) 凌惕安：咸同貴州軍事史
- (3) 謝彬：雲南遊記
- (4) 劉錫蕃：嶺表紀蠻
- (5) 顏復禮等：廣西凌雲瑤人調查報告
- (6) 廣西年鑑第二回
- (7) 高玉柱：抗戰與西南



#### 四 歷史往事

歷史上不乏民族遷徙的記載。遷徙的原因或爲外族的逼迫，或爲天災的驅逐，或由於內亂，或爲人口的自然流亡。原因雖有不同，而遷徙的結果則大都影響到將來歷史的發展——部分地，甚而有時是整個地。例如，漢代匈奴因受漢武帝的兵力壓迫而一支向西方遷徙；他們攻略到歐洲以後，逼成了野蠻民族日爾曼人的西南遷；而這一西南遷又逼成了羅馬帝國的滅亡，而造成了現代歐洲的民族關係的雛形。

中國目前的人口向西南遷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迫害之下產生的；這雖是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口的遷徙，然其結果不會無有影響於民族發



展的前途，甚而還要影響到遠東國際局勢的將來，則是完全可以斷言的。這種影響究竟會有多大呢？這，我們可以由中國歷史上人口遷徙的先例，而推論出來個大概——漢民族在過去幾千年中，曾因異族的逼迫，而遭受過幾次人口大量遷徙的災難。

秦漢以來，漢民族發展的一般方向是由北向南。例如，兩漢之際，中原大亂，人民避亂者，大批遷往江南。但這次遷徙是內亂造成的，並且規模並不大。至於歷史上的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則都產生於北方異族的壓迫，這壓迫或為塞外民族的大量入塞與繁衍，或為這些民族的武力侵略。茲略述其最著名的幾件史事如後。

先述塞外民族大量入塞並繁衍以後所產的一次漢民族南遷。



55

晉書匈奴傳記漢代胡人之內遷云：『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來曹操又分其衆爲五部，聽其散居於晉北各地。到晉初『武帝踐祚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漢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此後，終晉武帝之世，匈奴不斷有歸化而入居長城以南者。於是而今之山西及河南北部一帶遂滿布匈奴。並且不僅匈奴而已，其他異族，在漢末逐漸內殖，到西晉初年，也已廣布於中國，如鮮卑已散布於中原，氐人與羌人已滿布今之陝西。（晉書江統傳：『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說：『今（匈奴）五部之衆，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這情形可見異族移殖漢族地域之多了。

漢胡戎狄在山西陝西河南各地雜居之後，異族人口既日漸滋生，其與漢族的生存競爭自然發生，而漢人習慣，又看不起這些文化低落的民族，所謂『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江統傳），於是傾軋仇殺之事常常發生，漢人久已不安於其居了。加之晉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永熙元年（紀元二八一年至二九〇年），關中無年不旱。惠帝永康七年（紀元二九七年），『秦雍二州（約當今之陝甘），大旱疾疫』；『關中米斛萬錢……氏羌反叛……饑疫荐臻，戎晉并困』（晉書五行志）。約當此時，山西亦大旱饑饉，漢人『數爲胡寇所掠』（劉琨傳）。於是而陝甘晉冀的人民，不得不遷地就食了。

看他們遷徙的情形：



「河東平陽（山西南部）弘農（河南西北部）上黨（山西南部）諸流人之在穎川襄城南陽河南（皆在河南中部及南部）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晉書王彌傳）而在山西本部的情形則是：「并州（今山西省境十之八）……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死亡委厄，白骨橫野。」（晉書劉琨傳）這是山西人民遷徙到河南的情形。

元康中，「關西（陝甘）……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漢中及四川全省）者數萬家……十萬餘口……由是散在益（川西，川南，及貴州全省）梁（川東，川北，及漢中），不可禁止。」（晉書李特載記）又「雍州（陝）流民，多在南陽。」（晉書王如傳）又「漢中民東走荆沔。」（通鑑卷八六）這是陝甘人民遷徙到川貴河南的情形。



陝甘人民遷徙川貴之後不久，川貴人民又向雲南兩湖遷徙。晉惠帝太安二年（紀元三〇三年），『蜀民……或南入甯州（雲南全省），或東下荊州、兩湖），城邑皆空，野無煙火。』（通鑑卷八五）又『益梁流人蕭條……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晉書劉弘傳）這是川貴人民向雲南兩湖遷徙的情形。

此後不久，雲南人民又向安南遷徙。晉惠帝光熙元年（紀元三〇六年），『甯州……吏民流入交州（安南）者甚衆。』（通鑑卷八六）這一面是因爲當時『甯州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一面還因爲當時『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通鑑同上卷）

此外，河北的人民亦大量向河南山東遷徙。因而『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晉書苟晞傳）



總之，晉初在五胡亂華之前，冀晉陝甘的漢人因了異族入塞繁殖及連年饑饉的逼迫，而大量向南方遷徙。遷徙者的人數有多少呢？一加攷察，是殊可驚人的。精確的數字，現在無法求得；只就晉書所載的大概情形（關西流人在益梁者十餘萬口；并州人口流移四散，十不存二；等等）而約略估計，約有兩百萬人。但司馬昭滅蜀漢時的魏蜀人口合計，只五，三七二，八九一人（晉書地理志），而魏蜀地域又約當於上述漢族所自遷出的地域。這是冀晉陝甘川遷出的人口，竟佔當地全體人口的五分之二，或至少六分之二了。若以州別計之，則匈奴氏羌勢力強大的區域，漢人遷出者最多，即并州約遷出當地戶口的三分之二；雍州約二分之一；益梁二州約十一分之十，然因有關中移民的補充，其比例當決不如此數之大；而冀州則爲數最少，只佔三分之一。這真是漢民族史上的一個大遷徙。當時的山西及關西一帶，胡戎的



人口原已很多；經過這一次遷徙，那裏可說全是胡戎的天下了。

這一期的遷徙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後果呢？單就南北朝以前這段短期歷史說：（1）充實了南方漢族的勢力，雖然這時未能有漢族文化顯著南遷的影響；（2）爲五胡亂華造下了條件，因爲北方漢人多遷去了，胡戎才得無忌橫行。

中國歷史上最具有影響的一次人口遷徙，是永嘉亂後的漢人南遷。

西晉懷帝的永嘉時代，即西元三〇七——三一二年，匈奴羯人等塞外民族在黃河流域作亂，殺戮漢族人民不下數十萬，攻陷各地城市及晉朝都城的洛陽，懷帝愍帝被擄，幾千年來漢族聚居的中心區域，遭受了根本的摧毀。於是中原的漢族紛紛南遷避亂。後來，戰亂長久不止，中原漢族被難死亡者



更多；加之當時晉元帝已建都南京，定下了漢族的政治中心，於是漢族，尤其是漢族的統治階級，便更加大量地遷向江淮之南了。

當時，司兗豫冀幽并平雍涼秦青諸州及徐州的淮北區域，盡沒於外族，而梁益甯三州，則爲巴氏李氏所占據，卽是說亦歸外族統治。而東晉所有者，只荆揚江湘交廣諸州及徐州一部分之地，這裏成了漢族避難棲息之所。起初，中原遷來的人，都存心於亂平後北歸故土；後來，戰亂歷二百餘年不止，中原不能恢復，於是僑居者已子孫繁衍，習久而安，大都不願北歸了。當時由中原南遷者，雖然不是完全遷到江淮漢水一帶，例如林黃陳鄭四個仕族，便是南遷到閩（福建及廣東一部）；但大概說來，都是遷到長江流域一帶的。

遷徙的人數雖無精確的數字統計，然就史書上關於僑州郡縣的記載而約



略計之，其數目之大較之惠帝時代人口的南遷，則更屬驚人——這裏所謂僑州郡縣者，是政府對於當時南遷的百姓，借用他們的舊的籍貫的名稱爲設立某州某郡某縣是，如爲流在江都的山東移民，僑立南兗州郡；爲流在六合的陝西移民，僑設秦郡秦縣。此種僑設郡州縣的名稱及地區，載在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及晉書地理志。

大概言之，遷到南方的人口，在長江各省之中，以遷到今江蘇的爲最多，這大約是因爲那裏接近帝都的緣故。江蘇僑民的來源，以來自山東者佔大多數，河北次之，河南山西陝西又次之。江蘇僑民的集合地，在江南以現在的江甯、鎮江、武進一帶爲最密；江北以現在的江都、淮陰諸縣爲最密。宋史稱：『南徐州（鎮江武進一帶）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可謂極五方雜處之勝事了。



今安徽省境內的僑民，以來自河南者占極大多數，河北次之，山東山西又次之。安徽僑民的集合地，江北較多於江南；在江南者多聚集於蕪湖一隅，江北者則散處在江淮之間。

在今之湖北省中，僑民約可分爲三區，（1）在長江上游的江陵松滋一帶者，多來自山西陝西河南；（2）在長江下游的武昌黃梅一帶者，多來自河南及安徽的淮北；（3）在漢江流域者，則以襄陽爲中心，而分布在沿江的上下各地，來源以來自陝西者爲最多，河南甘肅次之，並且此區內的僑民數目比較上兩區爲多。

在今之四川省中，僑民數目很少，並且絕少河南人，幾乎盡是來自陝甘及川北。集聚地點都在成都東北部，川陝大道附近一帶。

此外，在今河南屬之淮河流域，及陝西屬之漢水流域，皆有少數僑民。



今江西湖南的北部，因為離中原較遠，所以雖有僑民，但數量很少。

若把以上各區域分別爲東西兩部而觀察之，則東部包括長江下游及淮河流域，其中僑民大都來自黃河下游的今山東河北兩省及河南東部；西部包括長江上游及漢水流域，其中僑民大都來自黃河上游的今甘陝晉省及河南西部。總括言之，永嘉亂後，漢民族遷徙的大勢是：北方的東部人都遷徙到南方的東部，北方的西部人都遷徙到南方的西部。

再，分析僑居者的籍貫及僑地區別，則漢人南遷的途徑也可以看出。因爲漢水爲陝甘人南下的通道，故漢中襄陽成爲陝甘移民的二大集中地。南棧道爲陝甘人西南下的通道，故四川省境內的僑郡縣，皆在此道附近。那時運河已通，故山東及江蘇北部的移民都集合於江都及其對岸的鎮江武進。淮河流域的各支流皆東南向，故河南人大都遷往安徽。



遷徙的人數有多少呢？若以僑州郡縣的戶口數爲遷徙人口的約數，則截止宋世止，共約有九十萬人，即占當時全國人口五百四十萬的六分之一。在南徐州一處，有僑民二十二萬餘口，幾佔江蘇全省僑民人口的十分之九，其數目且超過本地的原居人口數。

移民之中，冠冕縉紳之流不在少數，而此等人大都萃聚於帝都附近。故晉書王導傳曰：『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之六七。』杜佑敘述揚州（今江浙皖一帶）云：『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通典）可見當時的移民中這一類人數之多了。

這種由北遷南的潮流，因北方長期戰亂，多年不止。後來宋齊梁陳篡奪於南，南方亦亂；而北魏統一了北方，且推崇漢化，北方反安；於是中原南遷之風停止，而避亂江左之人士且有不少北歸者。永嘉以來的漢族南遷潮



流，至此發生了反擊的逆流。

這個南遷的洪流，與漢族的發展極有關係。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亦極有關係。在此以前，漢民族的活動中心盡在北方。自春秋戰國下及秦漢三國，中國人才學問之士完全出於北方，或大都出於北方；甚而到西晉時，還是「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晉書陳頽列傳）。但晉朝的南渡，却把這種傳統局勢轉變了。大批人民，遷徙到長江流域，帶着漢族固有的文化而傳播於文化較低的南方，使牠在那裏植根生長，並發揚廣大；而皇室貴族富豪之南渡，則成了這種變化的中堅力量。顏之推論這樣轉變期的情形道：「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顏氏家訓音辭篇）這雖是專就言語音韻而說的，實可統用於當時的一切文物。因爲在北方民間，漢族人數仍佔多數，他們秉承多年的文化遺風，其生活態度，當然優於初受高級文化洗禮的吳越



人民。而南朝卿相多是北方遷來的高等漢人，其應對容儀，當然勝過出身塞外種族的北方將相。這是當時南北文明的盛衰轉變中的過渡情形。此後，經過多年的傳播與修養，南方在文藝音樂等各種學問上，都優於北方，且保持了比較純粹的漢族文化。此後，雖然許多朝代仍建都在北方，然全國的大半人才則出自南方。這情形到明清兩代而更加顯著。

其次，在民族關係方面，如果我們把自東晉南渡至隋楊統一中國當作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則這四百年間的混亂變化的結果，終究還是漢民族的擴大與統一。漢人在長江流域建立鞏固了牠的新的生活園地，以後且更向南方擴大其移殖。而在北方，則漢族暫時受了異族統治，異族風氣流行一時，然不久之後，漢族即以較高的文化同化了那些統治者，也即是擴大了牠的生活的內函（顏之推慨歎地敘述五代時北方漢人士夫之無行道：『北朝有一士夫，



嘗謂吾曰：「吾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數。教以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服伺公卿，無不寵愛。亦要術也。」」（顏氏家訓）可見當時一些漢奸是怎樣地卑鄙無恥，及胡風之壓倒漢化了！。隋統一了中國，完結了幾百年間的南北分割，這也就是漢民族以吸收自南北的更豐富的生活力，開始了牠以後的新發展。所以唐代的文明，成了戰國以後中國歷史上的一朵最輝皇新鮮的花。

這是這一次因為受異族逼迫，漢族於人口大量南遷以後所產生的後果。

永嘉亂後，北方漢族南遷的人口，都是遷到長江流域，至於閩廣雲貴，則漢人的勢力還沒有，就是有，也很小。所以直到後幾百年的唐朝時，兩廣貴州還作為流配罪人的荒遠之區，而雲南則夷族所建的南詔國，終唐之世，



擾亂不已。到安史亂時，還是『仕多避處江淮間』（韓愈）。但是這時在北方，從前遷徙進來的匈奴氐羌的人口，大部分都同化於漢族了，而未遷來的則仍在不斷遷來。舊唐書本紀說：貞觀三年，『是歲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卷二）又說：『開元十年九月……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泌、豫等州。』（卷八）可見當時異族遷入人數之多及遷徙地方之深入了。

漢族之遷往長江流域與長江以南及塞外異族之入塞南遷，爲秦漢以後的一般潮流；這潮流到永嘉亂後而盛極一時，唐以後仍在繼續着。到宋代靖康之亂時，金人擄去徽欽二帝，河北淪陷，於是漢人的南遷活動又突形汹涌，貴族富豪與才智之士，相率南渡。這更充實了漢人在南方的勢力。他們在南方所建立的帝都，杭州，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簡直是天堂一般，文明繁



華，世界無匹。元清的入主中國，爲塞北異族向南發展的二大轉變；然其結果都是漢民族混合了這些民族，而擴大了牠在北方，同時在南方的力量。

以上研究的一般結論是：漢族的發展的傾向有二：（1）離北方而向南方發展；（2）能打破一切困難而吸收同化別的民族。就受到塞外民族壓迫後的漢族與胡族關係看來，則其一般結果是：（1）這壓迫並未能阻礙漢族的發展，且反能加速牠向南發展的過程；（2）這壓迫雖然使漢族不免受難於一時，但後來總是牠吸收同化了佔領北方的異族而更增加其生活力量。

現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人口西南遷徙，在形式上與內容上是與永嘉亂後的南遷頗多相似的。如遷者之中不少是中產以上的人及各種政府機關中的人和知識分子，即所謂『仕女』之類；遷到西南後，大都停止在交通大道的



附近；來自同一地域的難民常集聚在同一的地方；遷徙者集中於都市，尤其是政治的中心地；難民遷到後，大都存暫時居留的心，準備於戰事平定後東歸故土……。但兩事相去既然有一千六百餘年之久，則不相同之點當然也很多。例如現在人口之遷徙不是由北向南，大體上說而是由東向西，這是因爲千餘年間，東南已變成了漢族活動的主要根據地，人口密集，只餘西南一帶還是地廣人稀，交通閉塞，適於遷避戰亂。又如在遷徙者的意識中，已少地域門閥之界限，故他們遷到西南以後，也不會再有另立僑郡僑縣的現象了。可是，就前途推測，目前的這次西南移民，是否也會產生歷史上的一般結果呢——加速漢族向南發展的過程，並同化佔領北方的異族？

就西南方面說，那裏有種類繁雜的異族，漢族在那裏向來是人口不多，勢力較小；今後大量的漢人遷去後，當然要增大那裏的漢族人口，增加其對



於別族的勢力。過去多年間，這些異族既然不能抵抗漢族的移殖同化力，則今後他們更加不能了，因為漢族現在是挾着近代的科學技能而遷去的。所以這一次遷徙必能加速漢族向西南發展的過程，是當然的。就中國目前局勢而統言之，這就是說，這一遷徙必能加速西南社會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發展。再就淪陷區域一方面說，對於這些區域，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必須盡全力以圖收復，而且我們民族有力量收復，這是不用說的；現在且不談我們的努力及其前途，而只就目前國際形勢下的中日情形說，日本對於這些地域，是否如英之與印度，法之與安南，日之與朝鮮，即保持長期的佔領與壓榨呢？這就中國的人口衆多及民族意識強盛看來，再就世界的一般形勢及日本國內的危機看來，都是不可能的。現在的中國已不是百年前的印度與幾十年前的安南與朝鮮了，而時代趨勢及國際形勢也決不允許日本長久佔領中國。



因之，不久之後，中國將要收復失地，並連日本在那裏的或多或少的經濟建設而一并收復；換言之，即是以另一方式『同化佔領北方的異族』——假如我們不能同化移殖中國的日本人口，也要同化他們以高度文化所建設的物質成就。這樣，於收復失地之後，西南的較高發展與失地中的經濟成就合起來，使中國全國獲得超過從前的高度發展。

本章參考書文：

- (1) 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的民族遷徙
- (2) 桑原鷺藏：晉室南渡與南方之開發
- (3) 劉揆藜：晉惠帝時漢族的大流徙
- (4) 倪今生：五胡亂華前夜的中國經濟



(5) 黃穀仙：唐代人口的流轉

(6) 托洛斯基：論中日戰爭；中國革命的悲劇序

(7) 梁任公：中華民族之研究

(8) 晉書

(9) 顏之推：顏氏家訓

(10) 李季譯：馬可波羅遊記



## 五 預言者說

一九三九年春，幾個朋友，於考察西南歸來以後，集成了一個亭子間座談會，討論西南移民及其對於中國前途的影響問題。這幾個朋友是楓、雲、明、屏、法，五人。開始由楓提出前一章的結論，作為正面意見，請各人發言。

楓——上一章的結論說：日本侵略下所產生的人口西南遷徙浪潮，能加速中國的西南發展的過程。另一方面，日本決不能久佔中國的失地，不久的將來，這些失地要被中國收復，並且要連日本在那裏的或多或少的經濟建設成就而一并收復。這樣，於收復失地之後，西南的較高發展與失



地中的經濟成就合起來，使中國全國獲得超過以前的較高發展。這個結論是新鮮的，正確與否，很值得我們討論。

雲——依我看來，結論中關於移民對於西南影響一點，雖然所指出的大方

向是正確的，但未免過於樂觀了。第一，遷去的人究竟有多少，現在還沒有精確的統計，不過大體看來，不會超過五百萬吧。現在西南各省的人口，合川雲貴桂康而共計之，約七千一百九十餘萬；五百萬人只占這些人口的不足十五分之一〔註〕。這樣少量的人在西南會起什麼大作用呢？這是很可懷疑的。第二，就遷徙者的社會成分看來，我們所看見的十分之八九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到處是政府機關中的分子，及西服燙髮的『仕女』，至於勞苦人民，遷去的數量怕很有限。這些上層分子在西南的大量人口中間會起什麼大作用呢？這更是疑問了。其作用除過把



東南風氣帶到西南外，多半是高踞西南民衆的頭上而消耗他們的剩餘勞動。第三，就西南的地理條件說，交通閉塞是最大缺點。長江水道自武漢失陷後，已失掉了溝通下游各省的作用；滇緬鐵路的修成還得兩年，即修成以後，出海口岸在別人手中，使用當然不會很自由；如若靠公路運輸，則其運費昂貴及運輸遲慢的味道，是我們都親身嘗過的。除交通困難以外，各省除過四川，日用物產都不很豐富，以那樣少量的遷徙人，並且以那種分子的遷徙人，而遷到這樣的地域裏，其作用不會很大，是可想而知的了。

就這些方面的情形看來，人口向西南遷徙後，對於西南的影響雖不能說沒有，但可說是很小的。我們所看見的西南各地的變化現象，只是人口增加後所刺激起來的暫時的現象，和皮毛的現象，即所謂『戰時畸



形狀態」者是也。移民即使有影響，也不過是對於一部分上層分子的，對於一般民衆不能有影響。並且誰能担保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以後，這些遷去者不同化於土著呢？

明——雲說，人口西南遷徙對西南不會起很大的影響，這大體上是對的；因為一切都得受經濟地理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口的流徙更不能例外。但是其影響也決不會很小，小到如他所說的。

固然，遷向西南的人數並不多，並且，或許遷去的大部分都是中產以上的分子。但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掌權的就是少數的上層分子，而這些分子可說有很多已經遷到西南去了。他們今後在西南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統治領導者的大作用，其大的程度是決不能用他們的人數去測量的。永嘉亂後，遷到長江流域的不很多是這種中產以上的「仕



女』嗎？東晉的將相都是這種人及這種人的後裔充任的，而漢族的文化中心也就是靠他們作中堅而由北方搬到了南方。反之，西晉惠帝時的北方漢族之大量向南方流徙，大體上可說是中產以下的人口的流徙，無『仕女』之流爲之中心，然而就因爲如此，流徙人口對於文化南遷上貢獻很小。現在的人口西南遷徙的情形與永嘉亂後人口南遷的情形是相似的。他又說，遷到西南去的人即使有影響，也不過是對於那裏的一部分上層分子的。這話是對的，並且是當然對的，因爲資本主義的文化本就是上層一部分人的文化。然而就從這裏也要影響到一般民衆。所以我們不能說人口西南遷徙對於一般民衆無影響。

雲悲觀的另一大原因，是他忽視了政府在西南開發上是個重要因子。政府運用可能的財力與人力而作有計劃的開發，其效果之大，與聽



任遷去者的自然發展，不可同日而語。例如，在目前，西南的公路或鐵路，離了政府的力量（在目前的中國還談不到巨大的人民團體的力量），便無法築成。所以政府之西遷重慶，必然要大大增加移民對於西南的影響；並且，不用說，如果沒有政府的西遷，則人口的西南遷徙也決不會有那樣的汹涌，這不都是很明顯的嗎？

所以，我是同意於前一章的結論的，即人口的西南遷徙能給西南以相當的影響，而加速中國的西南發展的過程，這影響自然不會很大，但也決不會很小。假如漢人遷去後，能澈底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而扶助夷苗等弱小民族的獨立發展，則其影響之大當是不可限量的，其結果雖然恐怕仍不免是別族被漢族所同化——是生活中的自動走向一致，而不是用武力去侵略消滅別族——然中國的文明必將因西南各民族的參合勞



力而放一異彩，則是可以想像的。

但就淪陷區域的將來一方面說，我却不能同意於前章結論的說法。

楓——爲什麼？

明——因爲今天的日本帝國主義絕對不能與歷史上侵略中國的北方各民族相類比。歷史上漢民族所同化的那些民族，無例外地都是文化比較漢族低得多的民族；因此漢族能以較高的文化吸收同化了他們。日本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比中國進步得多。所以如果漢族在歷史上有終能同化任何異族侵略者之公式，而這種公式是不能推演而用於中日關係中的。固然，我們比起日本來有壓倒多數的人口，淪陷區域中的人口之遷向西南者幾等於滄海之一粟，所以那裏仍保有着原來的雄厚的人力；但目前廣大民衆未能起來自動表示其抗日作用，則人口衆多的應有效果也



就表顯不出來。說到民族意識濃厚一點，我國目前的民族意識自然是比前三十年高得多了，因之在這次抗戰中，全國能夠團結一致，我們今後勝利的希望也就寄托在民族意識濃厚這一點上。不過物質力量的強弱終究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最後條件，因之單憑意識的堅強，究竟不能就達到收復失地的目的。再就國際關係一方面說，各個與日本利害衝突的國家，若英、若美、若蘇聯，直到現在還都不肯切實幫助我國的抗戰，除口頭上的空洞同情外，不過給予了微小的物質幫助而已。這種幫助也決不足以使我們收復失地。

所以前章結論中所說的前途——今後不久，漢族要收復失地，並獲得較高的發展——是不可必定的，是很渺茫的。我並不是說這沒有可能，而只是說這只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法——我不同意明的意見。明的這種認識，說明他對於抗日前途是怎樣的悲觀。而這種過分悲觀論的根源，是他忽略了這樣的很重要的四點：

(1) 時代意識在我國內部的切實作用；(2) 目前世界情形已十分緊張，國際大戰無可避免，並且不久必然要到來；(3) 中國是下次大戰中帝國主義者要分割的主要對象；(4) 日本社會的革命危機。

這裏所謂時代意識，着重地指民族解放的要求一點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要求普遍到了全世界，而中國也就於此時加深地接受了這種要求的影響，於是反帝運動便一波接一波地不斷起來。這要求現在在我們中間已經成了根深蒂固的常識，沒有誰不感覺到牠，沒有誰敢反對牠或肯反對牠，在這次抗戰中，全國之所以能夠一致，也就是這種要求的根深蒂固之表現，今後牠在我們中間是否還會起偉大作用呢？當



然會的。我們雖然不能預言這種作用將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但今後牠必然要推動我們在許多形式下不斷進行抗日運動，且民族解放要求必將成爲我們在各方面活動的總目標，則都是可以預斷的。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找不到今後民族政治運動的根本趨勢。

下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必然暴發，是大家公認的；目前國際局勢已緊張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也是我們都知道的。這種國際情形使日本必須迅速儲備戰爭的物力，因而是日本所以急於要佔據中國的原因之一，但同時這種情形也決定了日本今後不能久佔中國的失地。因爲戰爭不久就要發生，而這場戰爭日本絕對不能不參加——能有那個強國不參加這次大屠殺呢？——而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又因爲物質基礎的脆弱，及國內社會矛盾的嚴重，而十九處於必敗的地位。這種情形加上中國民族意識高



漲的情形，決定了日本雖然佔領了中國土地，然無法長久佔領牠。今後不久，日本在中國的勢力，不是被別的強國逼出去，就是被中國趕出去。

如果再加上下邊一點來觀察，則這個前途更加顯明，這一點即是：中國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與最可羨慕的殖民地，各個帝國主義者無不極力想佔有牠。正因為如此，中日戰爭才成了世界各國，尤其是英美，所最關心的事件；正因為如此，在下次大戰中，中國要成爲帝國主義者爭取分割的主要對象。在這種遠景之下，當世界大戰還未發生時，日本將因別國的種種干涉而不能牢穩地統治中國的失地，到世界大戰發生時，日本也要因戰敗而退出中國。假如這時候中國民衆不是太無力量的話，則我們必能起來完全收復失地，是很自然的事。



再就日本國內的各方面情形看來，日本的經濟的社會的現狀，已到了免不了要發生社會革命的地步。封建殘勢與資本主義勢力之矛盾，農民生活之極度貧苦，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之左傾，這一切危機的嚴重程度，都已由『五·一五事件』以後的各次軍人政變表現了出來。現在維持着日本軍閥統治的兩個支點，一是中日戰爭前數年間日本國際貿易之旺盛，一是對華侵略的軍事勝利。然這兩個支點都是岌岌可危的，戰爭以來日本國際貿易之低落，軍費之難以供給，人民生活之更加困苦，戰爭之結束無期，都更增加了已存在的革命危機。因之，在中國繼續抗戰的過程中，日本的國內革命難免爆發。到這時候，就是最頑強自大的日本軍閥，也勢不得不退出中國。

由於以上各點的觀察，所以我不贊成明的悲觀意見——某些主張對



日講『和』的人，大都是因爲這種意見在作怪——而同意前一章的結論，即日本不能長久統治中國的失地，不久將來，中國人要收復這些失地。再則，日本佔據中國的主要目的，在於攫得牠的資源以應付世界大戰；因而，牠在中國的失地上必然要儘量設法發展經濟，如開闢交通，建設工業，改良農業，等等。這種發展的成就之大小要與牠佔據中國時間之長短成正比例。這些成就，中國在收復失地時，會現成地一同收過來。這時候，中國既然因人口西南遷徙而已開發了西南，又因日本的建設而有了較高工業化的沿海各地與東北，於是中國便可以在現代化上大大地前進一步。

（『太樂觀了！』——有誰在插嘴說。）

我這認識太樂觀了嗎？或許！因爲我還沒有說明，我們在最近將來



的國際大災難中必須如何努力，必須如何澈底解放民衆的力量，才可以獲得民族的澈底解放。但今後中日關係的大的方向，大概不會遠離上述的方向吧？

現在，我們各人的意見都發表得不少了。我提議請楓給我們作個結論，以作結束，如何？

（於是在有人贊成之下，楓，很帶着作主席的神氣，便總括各人意見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楓——總括起來說，我們認爲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人口向西南大遷徙，對於西南的進步上要發生相當大的作用。雖然遷去的人數並不很巨大，並且又大多是上層社會的分子，但這些分子會在西南的改變上起領導的作用；再加上政府的有計劃的開發，他們的改變作用就更加顯明。所以移



民的前途是促進西南的開發，幫助牠走快幾十年，就歷史意義及民族關係說，即加速了漢族的西南發展。

我們在作這樣的論斷時，未存有絲毫的幻想。開發西南的種種困難，是我們都親眼看見過，並清楚懂得的。就交通方面說，到處是崇山峻嶺，對內對外的交通都極其困難而貧乏，除了天然的長江及些少幾條公路以外，一切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所以要大規模開發須建築幾條必要的鐵路，然鐵路之築成是須要時間的，這是一。就物產方面說，西南最有希望的產業當是礦業，然礦產之大規模發展，須在機器有相當數量的購進及交通相當便利之後，而這都非一蹴可及的，這是二。開發須人才，而人才須經相當時間來教養，這是三。要開發必須籌措資金，然戰時籌措資金不是容易的事，這是四。這種種困難，我們是都懂得的。但



雖然如此，目前的人口西南遷徙已經給解決這種種困難奠下鞏固的基礎了。今後在人的不斷努力之下，困難要克服到相當程度。同時，教育與社會文化，也要得到同等的進步，結果使向稱閉塞的西南，將來與本國有更緊密的更不能分的政治的經濟的關係。所以人口之西南遷徙會促成西南的進步，是無疑問的。

英國麥加利銀行最近（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倫敦開八十五次股東大會時，主席威理士（A. d'Angers Willis）報告遠東情形道：

「……雖然中國情形是這樣不幸與可悲，但發展已在進行中，這發展對於中國對於世界都是有希望的。我所指的是兩點：一是勇敢地努力在華西各省建設新的經濟組織，一是在華西那些蘊藏豐富而迄未開發的地域中安置從長江流域流離而來的難民。據估計，遷到西方去的中國人有幾



百萬，其中有商人，機械工人與技師。……我毫不疑惑，以中國人的特有適應力與勤敏，他們定能勝過歷史上這個巨大悲劇之一的惡果。」這觀察大體上是對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相信日本能長久統治住中國的失地，主要地因為現在時代已經不同於四五十年以前了。日本帝國主義來的太晚了，現在已不是英國併印度與日本吞朝鮮的時代了。而且中國的發展亦比十七十八世紀的印度高過了許多倍。在英國日益統治不住印度的時候，日本無法統治中國；目前失地中日本之軍事佔據只是暫時的現象。現在進行中的中國的反日運動，與不久必然要來到的國際事變（如日本的國內革命或世界大戰）匯合起來，就要更加擴大，更加汹涌，而可以叫日本不得不退出中國。到這時候，假如我們中國人民不是太無力量，無力量到還



得作別的帝國主義的附庸，則我們極有可能獲得民族的真正獨立。

我們相信，目前日本軍閥之佔據中國失地，只是暫時的現象；但萬一因中國廣大民衆之不起來及國外形勢之不利，而敵人之佔據得以延長，則其結果雖與前者不全相同，然中日關係的根本趨勢則是一樣的，這趨勢就是日本無法長期統治中國的失地，至於牠在較長的佔據過程中的一切物質建設，將培養起中國勞動民衆的力量，而於中國民衆把牠驅逐出中國時，一併收歸中國。

所以總括起來說，一方面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人口向西南的大遷徙，將把西南的閉塞落後的狀態相當克服，使牠與國外的經濟關係更加直接而密切，與國內別省的政治經濟的關係更打成一片，到這時候，牠要以牠的較高的生活水平提高全國的生活水平，並增加全國的生活力量。另



一方面，日本對於我國失地的軍事佔據，只能是暫時的；我們收復失地之時，亦即踏上民族獨立發展的第一步之日。萬一這佔據成了較長期的，則我們於收復失地之時，將把日本在佔據中所完成的經濟建設，如礦廠鐵路等，而一併收回。這時候，西南的開發成就與收回的失地中的經濟發展之自由與已有的經濟成就，兩方面合併的作用，會把全中國推上空前高度的經濟水平。到這時候，我們不僅可能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與經濟文化之高度發展，我們還極有可能把甲午之戰以來各帝國主義者加於我們的鎖鏈，一舉而粉碎；並且這時候我們已在反帝鬥爭中長大起來，長大到可能把資本主義的鎖鏈給世界人類打破！

我說『可能』，並不是對這種前途表示懷疑，而是說道路艱險，要達到這前途，還須我們中國人民不斷地努力。世界上沒有便宜的好事



情；比較美滿的果實，都須拿血汗去爭取。而我們達到這種前途的基本條件，則是中國廣大民衆的真正起來。因為在我們這個生產落後的國家，除過靠無限的民衆力量以外，還有什麼可靠方法以求得民族的澈底解放呢？

歷史是無慈悲的，且還常常和某個民族開血的玩笑。五十年以前，中國之發展資本主義原比日本先一步，中國的資本與資源，也很足以供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假如那時中國就本此道路而無阻礙地發展下去，則近幾十年來，中日兩國的強弱關係早已倒形而逆勢了；豈但中日關係，即近三十年來的世界，也早已不是那樣的狀態了；豈但中國不會遭『九一八』的侵略，即今日幾百萬人民之遭屠殺及幾千萬人民所受的顛沛流離的災禍，也都可以避免了。但歷史不許我們享此幸運，牠既許可



中國成爲世界的最古的大國，便不許我們有像新進民族那樣活潑的容易學習的精神；既許中國曠古第一地發展到封建制度，便不許我們不受幾千年封建遺跡的牽累。因而牠以清廷的腐敗壓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而讓後起的文化落後的日本占了發展資本主義的上風，因而自甲午之戰以來，日本得以飛黃騰達，而中國則一貫受各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資本主義不能抬頭，逐漸演變而造成了今日中國人民所受的屠殺慘禍。一抑一揚之間不過四五十年耳，然而在這抑揚之下，中國民族受了怎樣可怖的犧牲呵！

但是中國民族在這樣揄弄下所受的苦痛，目前應該是已達頂點了。資本主義使日本發展而侵略中國，然也使牠不得不在這侵略中走向沒落。中日戰爭是中日關係的轉變點，也是中國民衆擺脫帝國主義壓榨的



起點，同時也是中國民衆援助世界被壓迫者獲得解放的起點。這一些光明，我們已在這次抗日戰士的血泊中看見了，已在向西南遷徙者的流離痛苦中看見了。但是那敢於保證能完成這些轉變的條件只有一個，這就是廣大民衆之真正起來。

〔註〕這數目是個很粗糙的估計，時間截止於一九三九年春天。據三月間報載廣西通信說，省政府認爲廣西的外來難民已達二百餘萬云云，想亦係估計數字。以廣西之海陸交通便利，且鄰接粵湘二戰區，難民約數也只是如此，則四川的難民數最多想不過如此，至雲貴康交通不便，地方貧瘠，三省難民合計恐不及百萬。





中華民國 國家圖書館 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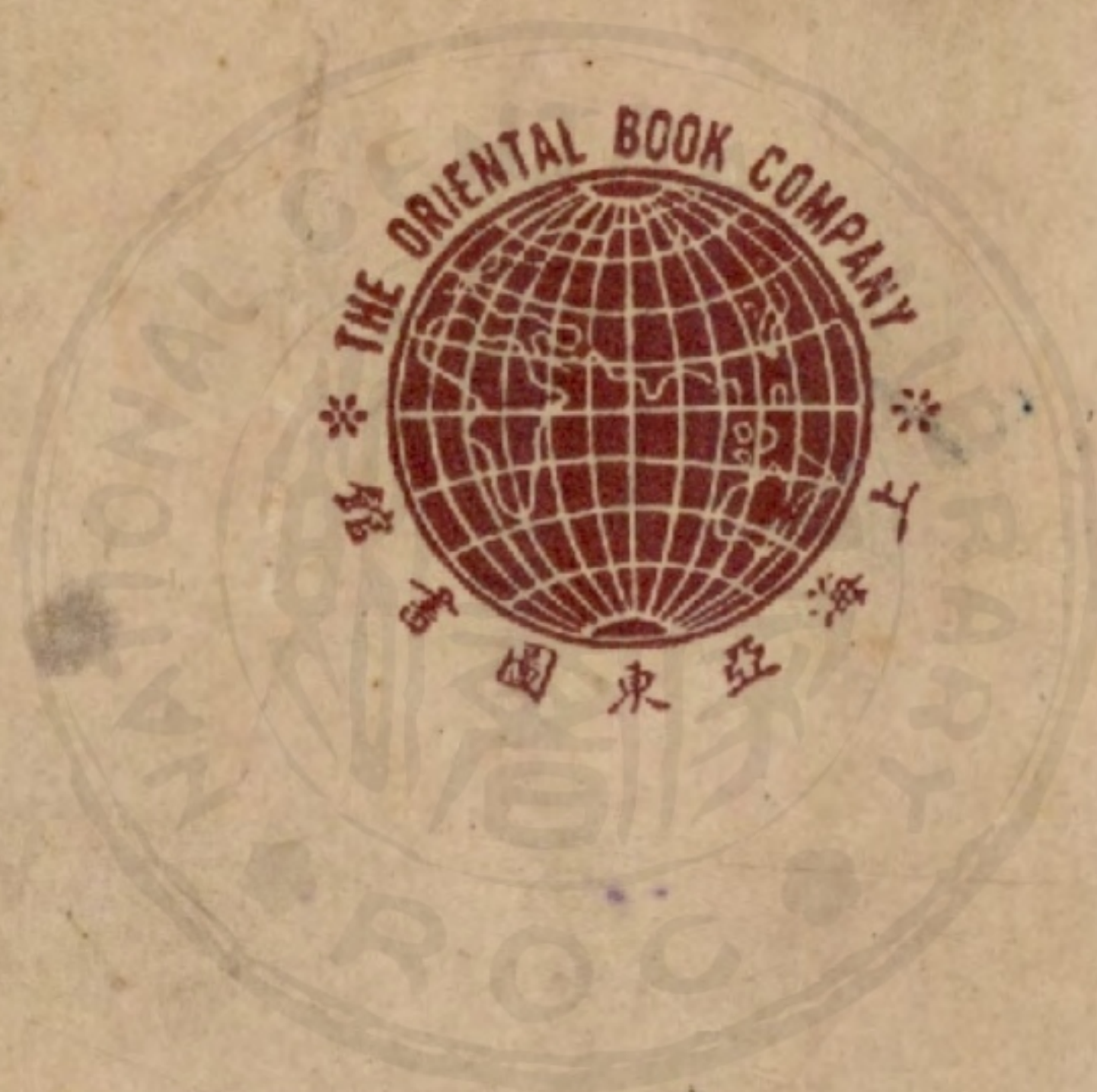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004283466

312



2.16  
38

籍